

方言性變態語音三例

趙元任

在一個小範圍時間空間之內的語言，例如四五十年內一鄉或一城的語言，它的語音大概都是有比較的穩定性的。這種小範圍的語言就是普通描寫語音學所論的對象，咱們可以簡稱它爲方言。一個方言裏的音，用耳朵或儀器精細的分辨起來固然能得很多幾百上千的不同的音，但這些音在那語言裏的功用上看起來，換言之，作爲有意義的字的成素，總是歸成很少數的幾十個代表類，這些類就是 D. Jones 跟 L. Bloomfield 所提倡的音位(*phoneme*)的觀念。每一個音位之內包括有許多略有不同的各種音，例如‘八’字北平音讀 pa，它的韻母的 a 音是一種平均中 a 音，但是事實上 a 音有的人讀得較前一點近乎第四標準元音，有的人讀得較後一點近乎標準元音的後 α 音，並且同是一個人在不同的音的前後，或在同樣音的情形在不同的時候也有略前略後的不同的讀法；這是當然的事，因爲人的發音器官不是個機器，是個活東西，所以它的行爲不能絕對的固定化的。但語音雖然不固定，可是一個音位所包括的範圍是有相當的穩定性的。如果某人某次說話所用的音越出了這個音位的變化的範圍，那就是變態的讀音了。比方一個北平人在笑的時候說‘八’字也許說成一種 pæ 音那就像揚州‘八’字的音了，在害怕的時候說‘八’字也許成了一種 pɒ 甚至 pɔ 音，那就像南京‘八’字音或甚至像北平‘撥’字音了。

變態讀音發生的情形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臨時的，一種是有系統的。臨時的變態發音，比方在笑的時候元音變開變前：“笑的話(xa)都說(ə)不(pɪ)清楚(tʃ‘ɪ)了，”在氣的時候不送氣的音變成送氣：“這(徹)東西！真(琛)是的！”或“嗷”的聲音把聲調都改了類：“奶(耐)媽！我早(竈)餓了！”這類的情形上文已經提過了。還有一種臨時的變態讀音就是平常認爲說錯了的話 (*lapsus linguae*)。這種現象曾經有許多人注意到過，S. Freud 甚至給所有一切說錯的話都加上了有用意

的意識下的動機，不過多數人還不能認它爲定論就是了。錯話當中有一種很常遇的方式，就是把兩個重要字的聲母互換位置，如“一個闊(k'uo)人走到鋪(p'u)子裏去了”說成“一個破(p'o)人走到袴(k'u)子裏去了。”這種現象之普遍竟至有人給它起一個名詞叫 *spoonerism*¹，因爲傳聞牛津大學的 W. A. Spooner 有這種錯誤的習慣，例如“our very dear Queen”（我們的很敬愛的女王）說成“our very queer Dean”（我們的很怪的教務長）。對於這些例還沒見過 Freud 的解心術式的解式。

在語言學上最有興趣的變態讀音是那些有系統的變法。本篇所說的三個例都是這類的例。這個可以分爲發育未全跟發育不全兩種情形。發育未全因而讀音跟常態讀音有歧異的就是小孩的說話。到成年而始終發音還是越出環境語言所用各音位的範圍的就是所謂“大舌頭”等類的語病。這些變化不是一次兩次或對於一兩個字讀音特別，乃是對某某音在某某情形全體的改變。所以它自成一個內部一致的系統，它跟它所處的環境語言的正則讀音的關係，正如另一方言（或另一時代的語言）跟這語言的關係一樣。Jespersen 說：“小孩子用這音代替那音大半是有系統的，在好些例我們竟可以說有‘嚴格的變音定律。’”²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變態的語音是有方言性的，所以下各例的描寫也是像描寫方言一樣的說法。

I. 發育未全的北平話

人名：F L.。 性別：女 年齡：四整歲。 觀察年：1904。 環境語：不很純粹的北平話。

單從他的音系看起來：

聲母：	p	p'	m	f
	t	t'	n	
	k	k'	ŋ	x
	tʂ	tʂ'	ɳ	ʂ
	ts	ts'	s	z

1.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的第一音或其他部分無意中的互換。” 牛津大字典本字下註。

2. O. Jespersen, *Language*, p. 107, New York 1924.

韻母 ·	l	a	æ		o	ə	ai	ei	au	əu
	i	ia		iɛ					iau	iəu
	u	ua	uæ			uə	uai	uei		
	y			yɛ						

除掉有一個十分簡單化的印象跟全無鼻音韻尾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別的特點。但是跟他的環境語一比起來，就看出些很有趣味的變化條例來了：

環境語聲母：

F. L. 的聲母：

p	p'	m	f		p	p'	m	f
t	t'	n		l	t	t'	n	(i)
k	k'	ŋ ¹	x		k	k'	ŋ	x
tɕ	tɕ'	ɲ ¹	ɕ		tɕ	tɕ'	ɲ	ɕ
tʂ	tʂ'		ʂ	ʐ	ts	ts'	s	z
ts	ts'		s		ts	ts'	s	

環境語韻母：

l, l	a	o	ə		ai	ei	au	əu ¹	an	ən	aŋ	əŋ ¹	ər
i	ia			iɛ	iai		iau	iəu	iɛn	in	iaŋ	iŋ	
u	ua	uə			uai	uei			uan	uen	uaŋ	uŋ ¹	
y				yɛ					yɛn ¹	yn		iuŋ	

F. L. 的韻母：

l	a	uə	ə		ai	ei	au	əu	æ	ə	a	ə	ə
i	ia			iɛ	無例 ²		iau	iəu	iɛ	i	ia	i	
u	ua	uə			uai	uei			uæ	uə	ua	o	
y				yɛ					yɛ	無例 ²		無例 ²	

聲調完全跟環境語的一樣³。

1. l (安), ŋ (年), əu (州), əŋ (登), uŋ (包括翁字) 是環境語跟北平話不同的地方。
2. 這幾個韻裏沒有遇到小孩常用的字。
3. “許多小孩在很小的時候就能把大人所說的或唱的調學得絲毫不差。” Jespersen, *Language*, pp. 111—112.

- (1) 聲母 l 變 i-，例如‘來’ lai 讀‘崖’ iai。
- (2) 聲母 tʂ 系與 ts 系合併為 ts，ts'，s，因而 z 也跟着變成 z，例如‘豬肉’ tʂuzəu 讀 tsuzəu。
- (3) 韻母 ʌ, l，因為聲母 tʂ，ts 兩系變 ts 系，當然也合併為 l 韻。
- (4) 因為他的韻母特別富於 ə 韻，所以 o，uə 亦同化為 ə，uə。此外除環境語的 ə 還是 ə 外，連環境語的 ən，əŋ 的鼻音韻尾也失落而變 ə；əɪ 的卷舌所用失去也變 ə。uən 也變 uə。例如‘門’ mən 讀 mə，‘火棍’ xuəkueŋ，‘火棍兒’ xuəkueɪ 都一樣讀 xuəkue。
- (5) 但 un 不變 uə 而變 o，因為這個 u 音較開，有另成一韻的意味。例如‘空鐘’ k'unʂun 讀 kotʂo。
- (6) iɛ，iɛn 全是 iɛ；ye，yɛn 全是 ye。例如‘麵’ mian 讀 miɛ，‘圓圈’ yɛn-tʂ'ɛn 讀 yetʂ'ɛ。
- (7) an，uan 不跟別韻混，但改讀為 .æ，uæ。例如‘山’ ʂan 讀 sə；‘完’ uan 讀 uæ。
- (8) i, in, iŋ 都是 i，例如‘今天’ tʂint'ien 讀 tʂit'is。
- (9) aŋ, iaŋ, uaŋ 變 a, ia, ua。例如‘瓜’，‘光’都讀 kua。

這些變化要是湊在一塊兒的時候，當然會使字音跟環境語差得很遠。例如‘叮叮噹噹’就成了‘啲啲啲啲’ tititata，‘鈴鈴郎郎’就成了“噫噫呀呀” iiaia，‘來了兩個人’就成了‘崖口啞個口’ iai iə iakɻ zə。但是家裏的人跟別的聽慣了他的話的人不難懂他的話，猶如聽慣了一種方言對於那些變了的讀音就會無意中給它們折合成常態的哪種音。固然有些音類的合併好像會產生兩可或幾可的疑惑，但是方言與方言比較起來發生分合上的不齊是常有的事，廣東人不因北邊人‘山，衫’不分 ʂan, ʂam 而學不會聽懂北方話，那麼那些合併的例也不發生根本的困難。至少在這個例，據作者的觀察，對於別人聽話上沒有發生多大的困難。

後來作者曾經把他教會了讀 aŋ, ən 兩個韻，法子是把韻拆開，例如‘方’他讀 fa，就教他說 fa-ŋ；‘燈’讀 tə 就教他說 tə-ŋ¹。以後的過程沒有跟下去。

1. 當時作者不過十二歲，當然不是用國際音標教的，不過是用口頭的音教就是了。

II. 發育未全的北平話

人名：J. L.。 性別：女。 年齡：兩歲半。 觀察年：1932 初。 環境語：
北平話。

聲母： p m
t n
ŋ
k kx
tʰ tʰʰ

韻母：

a o ə ai ei au ou an en aŋ eŋ
i ia iɛ iau i^ou iɛn in iaŋ iŋ
u uŋ
y

跟環境語的比較如下：

環境語聲母：				J. L. 的聲母：			
p	pʰ	m	f	p	p	m	p
t	tʰ	n	l	t	t	n	} (i)
				tʰ	tʰ	ŋ	
k	kʰ	x		k	kx		
tʂ	tʂʰ	ʂ		tʰ	tʰʰ	tʰʰ	
tʂ	tʂʰ	ʂ	ʒ	tʰ	tʰʰ	tʰʰ	(i)
ts	tsʰ	s		tʰ	tʰʰ	tʰʰ	

環境語韻母：

l, l a o ə ai ei au ou an en aŋ eŋ əɪ
i ia iɛ iai iau i^ou iɛn in iaŋ iŋ
u ua uə uai uei uan u^ən uaŋ uŋ
y ye yan yn iuŋ

方言性變態語音三例

J. L. 的韻母：

i	a	ə	ɔ	ai	ei	au	ou	an	ən	aŋ	əŋ	ei
i	ia		iɛ	無		iau	i ^o u	ɿn	in	iaŋ	iŋ	
u	a		ɔ	ai	ei			an	ən	aŋ	uŋ	
y			iɛ					ɿn	in(?)		iuŋ	

聲調除下述的兩個例外完全跟環境語的一樣。

(1) 爆發音 p, t (開合) 不分送氣與不送氣, 結果是近於外國派的中間音, 比法文的送氣較多, 比英文的較少。例如‘飽, 跑’都讀的像‘飽’ pau 但比環境語的‘飽’字送氣略多一點。‘圖’讀‘獨’ tu。

(2) 摩擦唇音 f 變爆發音 p。例如‘飛’讀 pei ‘杯’略帶‘呸’的意味。

(3) 其餘摩擦音與塞擦音混為一種中間音, 暫寫作塞擦音式 kx, tʃ (ʃ 作為舌面清邊音的簡寫)。所以 k 以下各聲母的送氣與不送氣倒分辨出來了。例如‘看, 汗’都是 kxan, ‘巧, 小’都是 tʃ'iau; 但‘幹, 看’或‘脚, 巧’不混, 與 p, t (開合) 不同。

(4) 環境語裏的十一種不同的音 t, t' (兩音的齊齒), tɕ, tɕ', ɕ, tɕ, tɕ, ɕ', ts, ts', s 在 J. L. 的口裏都合併為 tʃ, tʃ' 兩個音。例如‘掉, 叫, 照, 造’都是 tʃ(i) au; ‘天, 千, 先’都是 tʃ'ɿn; ‘吵, 少, 草, 掃’都是 tʃ'au。這是一種舌面的塞擦邊音, 跟韻母接起來並沒有像意文 gl 那末像帶一個清楚的閃旗作用。所以跟環境語 l, ʎ 相當的音不變成一個獨立的 ʃ 而變成一個不很清楚的 i 音。例如‘六, 肉’都是‘又’ i^ou。因為 t 系齊齒變塞擦音而他這音系裏能分塞擦音的送氣與不送氣, 所以雖然‘獨, 圖’不分而‘掉, 跳’倒能分為 tʃiau, tʃ'iau 了。

(5) n 在齊撮變 ŋ。

(6) l 一律變 i。例如‘樓’讀‘油’ i^ou。

(7) 前後兩套 tɕ, ts 系舌尖聲母既變了舌面韻母, 跟着它們的舌尖韻母 l, l 當然也變了舌面韻母 i 了。這 i 音在唇音後比較的清, t, n 不見於齊齒, k 在環境語本來沒有齊齒, 只剩了 tʃ 系可以有 i, 這是一個不很清楚的近乎 ʃ 音的 i。

(8)其餘韻母的主要元音跟環境語的幾乎沒有差別，不過一切 a 音因為口腔尺寸的關係都是很“淺”的音。

(9) -n 尾韻母的 -n 讀得很前，讀時別人看得見舌尖，但對於音彩沒有什麼影響。

(10)除在唇音聲母字或無聲母字（包括失落的 l, ɹ）外，a, au, ou 的開口齊齒不甚分明。例如‘嘔，家’，‘找，脚’，‘走，九’，‘張，薑’，（全是 tʌ 聲母）六個字只有三種字音。這是因為聲母的 ʌ 成素本有舌面作用的緣故。

(11)除 u 本韻跟 u 音甚開的 uŋ 韻，還有 u 當聲母的字（別無聲母的合口韻）外，沒有合口韻。例如‘花’讀 kxa，‘乖’讀‘該’kai。但‘五’‘外’仍讀 u, uai。

(12)除 y 本韻跟撮口很弱的 iuŋ 韻外，撮口變齊齒。例如‘月’讀‘葉’ie。‘雲’一類的字讀音未詳。

(13)捲舌韻尾 -r 音變 -i。例如‘二’讀 ei，‘頑兒’讀 uai。

(14)環境語裏有一個不規則的聲調，就是‘不’在平上前或在語尾讀去，在去聲前讀陽平，他都給它一律化讀去聲了，例如‘我布要’（環境語‘不’字在這地方讀陽平）‘一’字聲調未詳。但上聲相連第一字變陽平一點都不錯的。

這些讀音合起來當然成一種很怪的‘方言’。例如‘渴茶’kxə tʌ'a，‘地圖’tʌitu，‘十四’tʌ'itʌ'i，‘小孩兒’讀 ty'iau kxai，‘還要坐坐’就成了 kxai iau tʌətʌə。‘騎着（之）白馬去燒香’tʌ'i tʌi paima tʌ'i tʌ'au tʌ'ian。但是聽起來並不很難懂，至少聽慣了不難，因為他的字調跟語調是完全對的，這個幫助了一大半了。

過了兩年半後（五歲）大部分讀音都改成跟環境語一樣。它的聲母系統變成了：

	p	p'	m	f
開合	t	t'	n	l
齊齒	t̚	t̚'	n̚	ʌ
	k	k'		x
	tʂ	tʂ'		ʂ
	tʂ̚	tʂ̚'		ʂ̚ ɹ
	tθ	tθ'		θ

韻母跟聲調跟大人的完全一樣了。

(1) l 在開口合口發現很早。並且學會了 l 音之後還有時裝在本來沒有 l 音的字上，成一種“矯枉過正”的現象。例如會說了‘上樓’不再說‘上油’了，可是有時候連“沒有”也說成‘沒窠’了。

(2) t 系聲母的齊齒撮口仍用舌面音，但爆發音 t, t' 不與塞擦音 tʂ, tʂ' 相混。一般語音學家認為非跑到拉薩找不着的舌面爆發音 t, t'，在這個例中是個極自然的音，並且在齊撮他還不會讀舌尖的 t, t' 音。

(3) l 音在第一期讀 i，當中經過一個時期讀作舌面的純濁爆發音 d，旁人笑他把‘兩個’讀成‘講個’ tʂiankə，其實他說的是 dʂiankə¹。後來經過人特別教他說 leankə，把介母放寬近乎開口性，這樣說了一陣又改成了舌面邊音 liankə，大概因為他嫌韻母的聲音不夠好的緣故。

(4) ts 系聲母變成了齒間音 tθ, tθ', θ，這是很普通的小孩子話。他學了幾句英文也是這末說的。例如 Thith ith my thithter。

III. 發育不全的常州話

人名：J.S.。性別：男。年齡：十三歲到成年不變。觀察年 1904。環境語：常州話。

這個例的環境語知道的人比較的少，所以起頭就必得把聲母韻母用對照式寫起來，並且加上例字，好知道一點那些音在音韻上的意義。

聲母：

例字：	環境語聲母：	J.S. 的聲母：
擺派牌埋發乏	p p' b' m f v	p p' b' m f v
帶太大捺賴	t t' d' n l	t t' d' n (i)
綱康共昂蟹鞋	k k' g' ŋ h ɦ	k k' g' ŋ h ɦ
基欺其泥希	tʂ tʂ' dz' ŋ ʂ	ts ts' dz' n s
茲雌持私辭	ts ts' dz' s z	ts ts' dz' s z

1. 參考作者所記的搖歌記音，149 頁第 7 表漢語的來母齊撮往讀成 g。d 跟 g 的齊撮是很相近了。

韻母：

時	矮	啞	白	曷	哀	歐	奧	疴	喊		安	恩	剛	翁	兒
衣	夜	欲	一				妖	幽		烟	淵	應	央	雍	
烏	懷	華	活	會					彎		碗	溫	汪		
迂			月									永			

如

環境語韻母：

l	a	ɔ	ə	ai	ei	au	əu	æ̃		ɔ̃	eŋ	aŋ	oŋ	er
i	ia	io	iə			iaʊ	iəʊ		ɪ	iɔ̃	iŋ	iaŋ	ioŋ	
u	ua	uo	uə	uai				uæ̃		uɔ̃	uəŋ	uaŋ		
y			yə								yŋ			

ɥ

J.S. 的韻母：

ɿ	a	ɔ	ə	ai	ei	au	əu	a		ɔ	ei	a	oŋ	ei
ɿ	ia	io	iə			iaʊ	iəʊ	ia	ɿ	io	ei	ia	ioŋ	
u	ua	uo	uə	uai				ua		uo	uei	ua		
y			yə											未詳

ɥ

聲調跟環境語的沒有差別。

(1) l 母變陽調的 i。例如‘來’環境語 lai 讀 iai (陽平)。

(2) k 系聲母在 u 韻有顎化傾向。例如‘苦’ k'u 讀 c'u。

(3) tɕ, ts 系聲母合併成一種“j-化”的舌尖音，近乎俄文的“軟音”。這個環境語的 ts 系聲母本來有齊撮，換言之分‘尖圓’這個人都用一種不很清楚的 j-化的尖音。例如‘交’ tɕiaʊ, ‘焦’ tɕiaʊ 都是 ts_jau。

(4) 同樣鼻音的舌面音 ŋ 也變成 j-化的舌尖音 n_j。例如‘牛’ ŋiaʊ, ‘挪’ nəʊ 都是 n_jau。

(5) 韻母 l 跟 i 跟聲母 ts, tɕ 兩系正當配，所以既然這兩套聲母混為 ts_j 等等，

方言性變態語音三例

l, i 也混爲一種舌尖化的 i, 或舌面化的 z, 寫作 iz^1 。例如‘斯’ s^1 , ‘西’ si 都讀 iz , 並且照上第(3)條連‘希’ xi 也是 siz 。i 韻半鼻音失落也變 iz , 所以‘先’也讀 siz 。

(6) a, ia, ua; \tilde{a} , —, $u\tilde{a}$; $a\eta$, $ia\eta$, $ua\eta$ 合併爲 a, ia, ua。例如‘埋’ ma , ‘蠻’ $m\tilde{a}$, ‘忙’ $ma\eta$ 都讀 ma 。

(7) δ , $i\delta$, $u\delta$ 也失落半鼻音與 \circ , $i\circ$, $u\circ$ 合併。例如‘畫’ $hu\delta$, ‘換’ $hu\delta$ 都讀 $hu\circ$ 。

(8) $\epsilon\eta$ 失落鼻尾變 ei , 並且跟他相當的 $i\eta$ 韻也變 ei 。例如‘周’ $tsei$, ‘真’ $ts\epsilon\eta$, ‘今’ $t\epsilon i\eta$ 都讀 $ts\epsilon i$ 。

(9) $\epsilon\lambda$ 韻也變 ei 。例如‘而’ $h\epsilon\lambda$ 讀 hei 。

這個音系聽起來有點像第一例，因為除 $\circ\eta$, $i\circ\eta$ 韻保存外全無鼻音。因為它處於後元音，所以聽起來比第一例更有像聽傷風人說話的印象。這個話比頭兩種穩固得多，代表一種更成熟的習慣。

從以上這三例看來，我們得到一個最明顯的印象就是它們簡直像三種方言。固然不見得有真的方言有這種音系，但是那裏頭每種與環境語不同的地方，單獨看起來，都是可能的方言變化，並且差不多全可以找到方言上或歷史上的實例。所以這都是些音變的方向的很好的示例，就是一個音雖然會變得離起點很遠，而第一步的變化總是只把原音的各成素一部分變了，其他的部分仍舊保存着。儘管可以變得個個音都錯了而仍舊聽得懂，那就是因為假如根據每音的各成素的存否來定分數，以上三種例所包含的環境語的成分實在都遠遠超過‘及格’分數以上呢。

以上幾例比起篇首所說的臨時性的變態讀音來，固然系統化得多，換言之較具有方言性，但是跟真的方言比起來當然有不同的地方。方言之所以有比較的穩定性是由於社會的勢力。各人所用各音位裏的音固然多少都有點伸縮，但是每個音位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平均。假如讀音離開這個平均差得太遠了，他的環境，——無論是由他自己的判斷或是別人的譏笑或聽話上的誤會，——就會叫他退回就範。這一點是語言學者早都注意到了的。那末在發育未全的語言，是因為小孩子的語言的行為

1. 安徽各部對於古‘見’系今 i 韻有 i — iz — l 各種讀法， iz 代表這裏的中間音。

(連同一切別的行爲)還沒完全社會化,它的社會環境,如大人的教話,大同伴的譏笑,生人懂話的困難,不單不像真方言的環境維持它的穩定,並且還催着它改變,所以它本身雖然像一種方言而在時間上變起來,在最快的時期,差不多一年就等於語史上的一世紀。在這變化過程裏有一點跟方言的變化相同,有一點跟它不同。(1)方言的變化是系統性的,某字的音怎麼變,凡含有這類音的字也都變。例如第二例‘人’本讀 $zən$,後來改讀‘ $zən$ ’,那麼‘肉,讓,軟’等字也都改用 $z-$ 了。更精確點應該說某音在某種情形之下都是一律變的。例如第二例 l 母在開合後 i 改正為 l ,但在齊撮從 i 變 $ɿ$ 又變為 $ʌ$,過了兩年多還不變 l 。(2)那麼上頭有許多環境語幾種音合併成一類的改起來怎麼分辨法子呢?這就是這種‘方言’跟真方言的一個不同的地方了。真方言的變遷是慢的,是無意識的。小孩子話的變遷是跟着環境語的領導走的,所以在發音器官沒有訓練到某程度的時候,耳朵常常已經超過口的程度了,所以變遷的快,並且對於合併音的分化往往可以利用自己耳朵的辨別,一個會就全會了。比方在第二例,有一個時期雖然 p' , p 不分, t , t' 不分,但是假如別人學他說‘地獨’,他還反對人家學的不對,說是‘地獨’不是‘地獨’,說第一個‘地獨’的時候自己耳朵裏却是想着‘地圖’,不過說不好‘圖’字的音就是了。像‘沒有’讀作‘沒筊’那種矯枉過正的例比較是少見的。

發育未全跟發育不全的變態讀音雖然是兩路事情,但是也不是絕對沒有中間例的。往往同在一塊兒的幾個小孩子最大的有一種變態讀音,其餘的都跟着他學,結果成了一種小範圍的環境語,它的穩固性因而增加了許多。這些音有時候有一部分就保持到成年之後還不變,就成了第二類的變態讀音了。像 ts 系變 $tθ$ 系, $tʂ$ 系變 $tʌ$ 系或 $tɿ$ 系是最常見的例,就是通俗所謂“大舌頭”或“叨嘴”。對於小孩學話不正確在語音演變的影響,說者的意見很不一致²。但這些小範圍的環境語是否比單個小孩的影響較大一點還沒有人作過徹底的調查。我們再看一個例。常州 $ə̃$ 在語音發育未全跟發育不全的人讀作 a 的非常之多。在附近的漂陽,宜興,丹陽北部這

1. Jespersen 曾經引過 Passy 舉的一個法國小孩子話的例。他管 garçon (男孩子) 跟 cochon (豬) 都叫 tosson, 但是假如別人管男孩子叫豬他仍舊是要反對的。Jespersen, *Language*, p. 110。

2. 同書 pp. 16—162。

方言性變態語音三例

種讀法却是正則的讀法了。那麼這幾處的 \tilde{a} 變 a (或直接從 an 變 a) 是怎麼來的，是否那些變態讀音至少是這種變遷的致因之一，倒是值得想一想的。對於這個，在沒有得到多份的例跟歷史的材料以前，我們當然不能下什麼斷語。

SUMMARY IN ENGLISH

Three Examples of the Dialectal Nature of Abnormal Pronunciations

Y. R. Chao

Apart from temporary "slips of the tongue," there are cases of systematic abnormal pronunciation of language which have all the appearances of real dialects. These are found in the undeveloped speech of children and in adults with speech defects. Three examples are analyz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first two examples are those of children of 4 and $2\frac{1}{2}$, whose language environment was the Peiping dialect. In the first example, $l \rightarrow i$; ts series, $\rightarrow ts$ series; $\text{ən}, \text{əŋ}$ both $\rightarrow \text{ə}$; $i\text{ɛn}, y\text{ɛn} \rightarrow i\text{ɛ}, y\text{ɛ}$; $-\text{an} \rightarrow \text{æ}$; $i\text{n}, i\text{ŋ}$ both $\rightarrow i$; $-\text{aŋ} \rightarrow -\text{a}$; $u\text{ŋ}$ being the only final which retains its nasal ending. In the second example, $p' \rightarrow p$; $t' \rightarrow t$; $f \rightarrow p$; k', x both $\rightarrow kx$; $n(+ \text{high front vowel}) \rightarrow \text{ŋ}$; $t(+ \text{high front vowel}), t\text{ɕ}, t\text{ɕ}$, ts all $\rightarrow t\text{ɕ}$; $t'(+ \text{high front vowel}), t\text{ɕ}', \text{ɕ}, t\text{ɕ}', \text{ɕ}$, ts', s all $\rightarrow t\text{ɕ}'$; $\text{ɕ} \rightarrow i$; $l, \text{ɭ}$ both $\rightarrow i$; medial u dropped; retroflex vowels $\rightarrow -i$ diphthongs; the irregular tone of '不', which is normally rising before falling and falling before all other tones, \rightarrow all falling, by analogy. Two years afterwards, $t, t', l \rightarrow \text{t}, \text{t}'$; ɕ before high front vowels ($i \rightarrow \text{ɕ} \rightarrow \text{ɕ}$); $ts, ts', s \rightarrow t\theta, t\theta', \theta$. The third example, age 13, is that of defective speech of the Charngjou dialect. $t\text{ɕ}$ and ts series $\rightarrow tsj$ series; $l, i, \text{í}$ all $\rightarrow \text{iz}$; $-\text{ã}, -\text{aŋ}$ both $\rightarrow a$; $-\text{õ} \rightarrow \text{ə}$; $\text{əŋ}, i\text{ŋ}, \text{əɿ}$ all $\rightarrow \text{ei}$.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substitution of a for ã in the last mentioned dialect is extremely common among children and in defective speech, an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ã in three neighboring dialects is actually a , the question is raised as to the part such abnormal pronunciation might play in sound change.